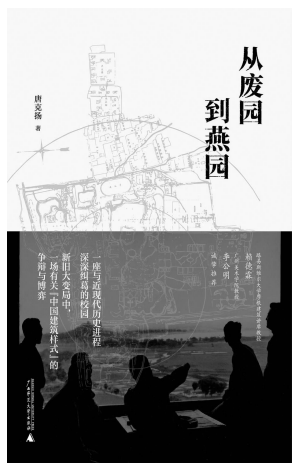


# 从私家园林到大学校园景观

□夏丽柠



《从废园到燕园》  
唐克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北京大学素有“燕园”之称，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按其地理位置，离它最近的是清华大学，其次是圆明园和颐和园。校园内的未名湖、博雅塔都是我们熟知的“朝圣之地”。

充满古老园林气息的“燕园”从何而来，又怎样成为今天的大学校园？阅读唐克扬的《从废园到燕园》，得以窥知一二。

唐克扬，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从事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研究多年。他笔下的“燕园”，不是单纯地写校园建筑史，而是以筹建燕京大学为始，通过书写选址、设计、兴建以及建成后学生如何在校生活的一系列人文活动，向读者展现“废园”何以成“燕园”的过程。从而告诉读者，北京大学不仅是当今全球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而且是“从私家园林向校园景观”转变的建筑典范，更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面旗帜。

中国的园林建筑，举世闻名。在私家园林旧址上建起一座大学，这恐怕是燕京大

学的始创者之一、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做梦都未曾想到的。司徒雷登生于杭州，父母都是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创建之初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由长老会和公理会合办的通州协和大学与卫理公会创立的北京汇文大学合并而成。由于当时北京尚有国立北京大学，为这所新大学命名颇费了一番周折，最终定名：燕京大学。从严格意义上讲，燕京大学不能看做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但从建筑意义上来说，“燕园”却实实在在是北大与燕大共同拥有的建筑瑰宝。

燕京大学选址，确系难题。司徒雷登跑遍北京城，才发现京城内大片的土地都掌控在前清皇亲贵胄之手，外国人称之为“满州人的地产”。幸好，陕西督军陈树蕃愿将其在灯市口附近的私宅捐赠，赠送条件是帮助发展陕西教育、新大学多收陕西学子，等等。事实上，此处宅邸历史上是清朝皇亲国戚佟国纲、佟国维兄弟的旧宅。再向前追溯，还曾是明代内阁首辅严崇之子的家。明清园林是我国古代园林建筑中的代表者之一。与其说司徒雷登选了一块地，不如说他创造了一个“营造”大学校园的机会。虽然选址不够完美，周边尚有诸多地块未完成谈判，但燕京大学的营造之旅还是马不停蹄地出发了。

正如唐克扬在书中所说，我们经历的是从前现代的都市走向自然风景的空间序列。而其间的变化，并不仅仅是闹市变为乡村，也是落后转向进步，由纷繁的人事嘈杂的市声变为地平线上孤零零的“文明社会”的精神堡垒的梦想。

“燕京大学”要营造一所什么样的校园，社会各界人士都极为关注。在华教会不惜重金聘请美国人茂飞做燕京大学的总建筑师。茂飞是中国建筑舞台上的活跃分子，担任过当时金陵女子大学的建筑师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划顾问。然而，业界对他的评

价是商业头脑高于专业技术。他给燕大的出资方筹划了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建筑复兴梦”。可茂飞心中的中国建筑是指与紫禁城类似的宫殿式建筑。幸好，有现成的“废园”，还有一批像中国建筑师吕彦直、历史学家洪业以及海归园林学家金绍基这样的专业人士，为筑建燕园倾注了大量心血。

由于“燕园”地块不规整，既要考虑自然风景又要照顾人文景观，设计起来难度较大。但基于“为中国近代建筑提供另一种可能”的建园理念，诸多问题都被一一破解。其中，两个焦点问题“未名湖的去留”与“校内水塔的建设”，终于完美解决，奠定了燕园得以划入中国建筑史册的基础，实乃整个“燕园”营建的画龙点睛之笔。

起初，未名湖并不在燕大规划之中。但随着建筑的进程，景观开始作为校园建筑延展的重要选项，它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而慢慢成为了主导线索。做出对此湖不予变动的决定，即是对燕园内自然景观的全面关注。如今，北大学子在未名湖湖区踏春、赏湖、泛舟、朗诵诗、谈恋爱，将自然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是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博雅塔，是为保证全校师生饮水供应的水塔。但在建筑式样上，是选择与燕大遥望的玉峰塔，还是具有辽代建筑风格的燃灯塔，令营造者举棋不定。虽然最终也考虑到了建筑的整体性，但仍选择了燃灯塔式样，因为它“更中国”，更能体现中国佛塔的意境，宛如一座燕园里的“风水塔”。1929年，燕京大学迁址完毕，标志一所亦公亦私、亦家庭亦社会的新式大学正式运行。

199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确定“原燕京大学的未名湖区”为文物保护单位。这再次证明了“燕园”不愧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典范。《从废园到燕园》，便是这次建筑壮举的“全息摄影”。

# 别与你的世纪失之交臂

□李钊



《受命》  
止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4月

止庵首部长篇小说以《受命》为题，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为父复仇、唤醒历史的故事，陆冰锋的父亲在动荡时代被诬陷后自杀身亡，复仇的种子随着他的成长，让他的内心充满急切和焦灼，生活所有的指向都是为了复仇，哪怕牺牲事业和爱情，只因为在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刻，他便已“受命”复仇，哪怕“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

每个人心中都有割舍不下的追求，也有沉睡已久的记忆，文学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具有唤醒历史、激活记忆的作用，《受命》便是这样一部作品。虽然以随笔、评论、传记闻名的止庵曾表示，自己没有成为小说家的野心和梦想。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发表过中篇和短篇小说，也着手创作过长篇小说，却因为生活等原因，未能写完。经过多年的积淀，当他再度拿起当年未成长篇小说的资料，回忆当时的社会细节，沉入当时记忆的深处，写就了《受命》这部极具时代厚度的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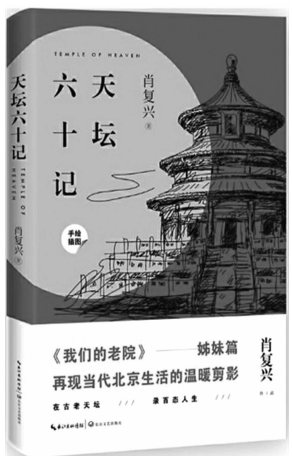
止庵在出版小说集《喜剧作家》时说，要给我自己的小说挑个毛病的话，就是里面的人太爱看书了，每一篇都写到了读书的事。《受命》与《喜剧作家》一样，聚焦的同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那个正从荒诞中突围的时代，文学是当时青年们时常谈论的主题，不同的文学青年因为人生机遇、理想追求等方面不同，最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受命》的主角陆冰锋也是一个爱看书的人，怀有文学梦想，他不断追寻史书中对伍子胥复仇的记录，他爱好诗歌，希望创作一部以伍子胥复仇故事为主题的诗剧。在参加小型诗歌研讨中，他认识了一批怀有文学梦想的人，他们热爱读书，坚持创作，有人成为了全国知名的诗人，有人成为了诗歌理论家，有人只是将文学当成爱好而回归平淡人生，不论结果如何，对文学理想的追求或多或少安放或纾解了当时年轻人内心的苦闷和对自由的向往。可文学却未能消解陆冰锋心中的不安和仇恨，他念念不忘心中的复仇使命和计划，不听任何劝阻，不惜代价像“伍子胥”一样去复仇，埋葬了爱情，放弃了自我，让自己活成了一场“悲剧”。

在止庵细腻笔触的描绘下，服饰衣着、交通工具、住宿饮食、娱乐爱好，那时社会生活的状况纤毫毕现地呈现出来，但这只是表象的，潜藏于社会变革下人们的理想追求、言行举止等内在变化，才是最触动人心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每个人的位置都在发生变化，有的人往前走，有的人固守原来的位置，许多问题、矛盾和不幸都在于当时每个人位置的变化。”陆冰锋陷在过往的伤痛中而放弃提升学历、“闯广东”的机会，也放弃了爱情，深陷爱情的叶生因为他选择了固守原来的位置，与那个充满迷茫和机会的时代“失之交臂”；而叶大川、陆铁峰和丁芸芸，却借着改革的春风不断前行，闯出自己的理想世界，是他们成全自己的方式。

在《受命》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复仇的故事，更应感受在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是受命者，永远不能放弃向上的力量，别“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

# 深深镌刻“平民烟火气息”的天坛

□禾刀



《天坛六十记》  
肖复兴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1月

因为有了无数的人，已届600年的天坛才会依旧散发出特别的光芒，这种光芒不是宫廷谢幕后的余晖，而是生活浓浓的烟火气息。

对外地人而言，去北京必去故宫中轴线的天坛。对《小说选刊》原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肖复兴这样栖居于天坛附近的老北京人而言，天坛就是生活，生活中必有天坛。出于对天坛由来已久的热情，肖复兴通过60篇文章勾勒了天坛里的芸芸众生。那些外地游客虽只是走马观花，但他们带来了自己的生活故事，让天坛这个昔日的皇室禁地充满平民的质感。

没有学过画的肖复兴，退休后喜欢在天坛信笔“涂鸦”。说是信笔，并不信马由缰。他画天坛，更画天坛里的人来人往。他的画里有故事，故事里充满着生活的五颜六色。他的画里有天坛600年的历史，有个人童年直至昨日的记忆，有那些相识者与不相识者的沟通与交流，有老北京人生活的喜怒哀乐。他画别人，时间久了，在别人

眼里，他也是这天坛里的一道风景。

许多人是奔着回音壁去的，然后才知道到了天坛。去过一次北京，当然也去过天坛。天坛留给我的记忆，是以前学龄时代得知的回音壁，是那里的人来人往，只是未曾想到，那里有一位老人，时常手执画笔，勾勒那里的点点滴滴。即便是像肖复兴这样的老北京甚至是老天坛人，对回音壁的感受还是与外地人的新奇劲有着截然不同：“少年时回音壁传来的声音，竟然如此的似是而非，和那时似是而非的感情那样相似。”

历史上的天坛是皇家祭天之所，神圣而又庄严。但在肖复兴的儿时记忆里，那里充满了欢乐。肖复兴写到了中学同窗好友王仁兴，仅仅“为听（天坛）这松柏涛声，放弃了宽敞的好房子，搬到天坛墙根儿下”。这哪里是听松柏涛声，分明是睹物思“人”，遥想自己的童年罢了。除了与小伙伴们结队在那里欢度自己的童年，那里还曾经种上了蔬菜和红薯，有的人还在里面挖益母草、马齿苋等野菜充饥。百多年前的帝王，断是不会料到森严的皇家禁地，他日竟会成为黎民百姓寻找生机之地。

对老北京人而言，天坛不仅是儿时的记忆，那里还是像肖复兴这样北大荒下乡青年的聚会之地。曾经意气风发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终于回到了北京，一开始大家还会惊喜于重逢，兴奋地聊着过去。然而，随着岁月的稀释，大家一个个结婚生子，后又抱孙子，当日子拉成一根长长的细线时，生活的家长里短爬满了这根长线，聚会的人于是少了、更少了……当然天坛还在，还在接着承载新的故事。

肖复兴画到了也写到了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作为一个旅游胜地，天坛每天都会吸引无数中外游客，肖复兴的笔下不可能一一记录，他的记录来自于自己的观察，还有倾听。他的观察看似不经意，但又常常充满

画作里的美感。就像那位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安详的姿态与明媚的阳光还有墙根融为一体，几个打扮新潮的外地学生与原本庄严的祈年殿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生活其实就是一幅幅无须修饰的画作。

天坛有时就像一面镜子，照亮了历史和生活的深处。“十全老人”乾隆祭天的花甲门、古稀门，现如今已经成了后人钩沉历史的谈资。肖复兴笔下的许多人根本没有姓名，只有其中的一点故事，或者仅仅几句简短但又提纲挈领的交流，有时还会有一堆女人叽叽喳喳的八卦。即便是这样看似无厘头的八卦，肖复兴还是通过几个女人的交流，将答案隐藏其中。他是断然不会将这样的不快留在天坛的。

600年的天坛有时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耐心倾听着来这里的所有人的郁闷。来这里的那些人即便一开始带着再多的不快，随着徜徉于松柏之中，漫步在甬道之上，郁闷慢慢被吸走，气也慢慢消了。天坛本来是过去宫廷用于祈求上天的神圣之地，郁闷与不快的消失当然不是因为积郁已解，而是人们在这里找到了新的乐趣，就像那个原本因为不能抱孙子而异常苦闷的发小黄德智，在书法中重新找到了乐趣。

作为一位古稀老人，字里行间，肖复兴难掩对年龄的本能敏感，对健康自然也是充满更多追求。所以他更多地写到了老人，写到了夕阳红。他在称赞别人的身板时，也像是在鼓励自己。

天坛是肖复兴的一个行走视角，在他的笔下，天坛早就褪掉了皇室禁地的森严，还原成一个朴素的所在，肖复兴称之为“人民的”天坛”。老北京人对天坛的熟悉，是因为天坛已经深深镌刻进他们的生活。而保安、环卫工还有无数相知和不相识、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大家共同构筑了这幅充满“平民烟火气息”的朴素图画。